《禪苑清規》中所見的茶禮與湯禮

劉淑芬

一、前言
二、清規中所見禪寺的「湯」
（一）喫湯和點湯
（二）「煎點」、「茶湯」和「煎點茶湯」
（三）茶盞與湯盞
三、禪寺「四節」的茶禮和湯禮
（一）茶、湯會的程序：
（二）茶、湯會的準備
（三）以聖僧為中心的儀式空間
（四）茶、湯會的禮節：問訊、巡堂和燒香
（五）喫茶、喫湯與「茶藥丸」
（六）格式化的語言
四、禪寺茶、湯禮和世俗禮儀的關連
（一）朝堂官府的會食禮儀
（二）座位照牌和「坐圖混牓」
（三）茶、湯會中的「香爐」與朝會中的「香案」
五 、結語

一、前言

茶和禪宗寺院或佛教寺院的關係，很早就為人所注意，但是有一類養生的湯藥其實也在唐、宋時期寺院的日常生活和宗教儀式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禪宗的茶禮向來為人所知，但一般都沒有注意到：禪宗不僅有「茶禮」，還有「湯禮」。唐、宋時期寺院中的「湯」，是一種以藥材為原料的養生湯藥，它同時也流行在世俗社會中。寺院中的茶、湯和世俗社會中的茶、湯有相當高的一致性，所不同的是世俗生活中的待客禮儀「茶來湯去」，禪宗寺院的茶禮和湯禮則是一整套儀式化的程序，在以聖僧龕為中心的儀式空間中，依主、客僧人，出家年資（臘次）深淺、寺職高低等排定座位，配合問訊、燒香、巡堂、規格化的語言，舖敘而成的，它們在寺院的重要節日——「四節」（結夏、解夏、冬至、新年）、佛誕日、佛涅槃日，以及僧人之間往來、問道，都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本文以在北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成書的《禪苑清規》為主要資料，探討唐、宋時期禪寺中茶禮和湯禮。關於這本書，最早有鏡島元隆、佐藤達玄、小坂

機融所著的《譯註禪苑清規》，[1]其後，有蘇軍的標點校對本。[2]此二書各擅勝場，前者校對較精，且在文字上忠於原本；後者中文斷句較爲精準，可惜將原文改爲簡體字，難以呈現此書的原貌。最近，有依法(Yifa)法師《譯註禪苑清規》英譯本問世，[3] 除了翻譯之外，也加入了一些她個人的詮釋。由於《禪苑清規》一書的敘事十分精簡，本文也將參考其它的清規書，包括：(一)無量壽《入眾日用》，成書於宋寧宗嘉定二年（1209）。(二)、佚名《入眾須知》，成書於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4]（三）、惟勉《叢林校訂清規總要》，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完成的，習稱《咸淳清規》。這些資料當可以反映唐、宋時期寺院中的行事，另外，也參考其他世俗文獻，以期對此一課題有較完整的了解。

由於以下兩個原因，寺院中的「湯」向來爲學界所忽視：一是禪寺中的湯會比照茶會，兩者的禮節儀式幾乎完全一樣，如《禪苑清規》等清規中對於湯禮就不再特別敘述，僅在茶禮下附註小字補充。若不特別留意，很容易略過。二是學者在解讀禪宗文獻時，沒有覺察到清規中所謂的「湯」是一種養生的湯藥。因此，本文在展開茶禮和湯禮的討論之前，第二節首先討論禪宗清規中關於「湯」的記載，並且探討寺院中湯藥的內容。再則，茶和湯藥在寺院的日常生活和行事中，可以說無處不在，而「四節」的茶禮和湯禮最爲隆重，其它各種茶、湯會的禮儀也多以此爲準則，故第三節將集中在禪寺中「四節」的茶、湯禮的探討，分別從茶、湯會的程序、準備工作、儀式空間、禮儀，以及茶、湯會所喫的茶、湯藥和「茶藥丸」，一一討論。又，日本江戶時代著名禪僧無著道忠（1653-1745）已經注意到叢林茶、湯禮和朝廷的禮節的關連，[5]但他並未做更進一步的討論，故第四節將試就唐代官員的會食禮儀、官方的坐位圖牌、朝會中的香案與焚香三方面，探討它們和茶、湯禮的關連。

二、清規中所見禪寺的「湯」

清規中敘述的「湯」，指的是一種養生的湯藥，它在唐代的世俗文獻中稱爲「藥」，和茶合稱「茶藥」；五代時期開始稱爲「湯藥」，宋代則多單稱「湯」，和

---

[1]鏡島元隆、佐藤達玄、小坂機融，《譯註禪苑清規》（東京，曹洞宗宗務廳，1972年第一刷，平成四年第五刷）。

[2]蘇軍，《禪苑清規》（收入：《中國禪宗典籍叢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3]Yifa, The Origins of Buddhist Monastic Codes in China :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hanyuan qinggu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2.

[4]《入眾須知》（收入：卍續藏經菁華選. 禪宗集成第二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念誦」云：「初八、十八、二十八，念白大眾：『如來入般涅槃，至今皇宋景定四年，已得二千二百一十三載隨年增，是日已過，命亦隨減，...」頁1117下。

[5]無著道忠編，《禪林象器箋》（收入：《中國佛學文獻叢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6），十禮則門，「茶禮」條，頁390。

茶合稱「茶湯」。[6]《禪苑清規》一書是迄今所存最早的清規，其中有很多關於寺院中茶和湯藥的敘述，只不過關於湯的敘述，常附在茶會記載的小註裡，如不仔細分辨，就不容易覺查出湯藥在寺院中也如同茶一樣重要。以下分別討論清規中的幾個名詞：喫茶、喫湯、煎湯、煎點而論，並且從茶會中使用的茶盞和湯盞，証明寺院湯藥的存在。

（一）喫湯、點湯

禪宗清規中，常見到「喫湯」一詞。在《禪苑清規》中，「喫湯」一詞最先出現在〈掛搭〉一節，敘述一位僧人到了一所禪寺中掛搭時，寺裡的維那（堂司）出來接待他，先請他「喫茶」。這位僧人將祠部的度牒交給維那，維那先向他道歉招待不周，「不喫湯」，就送他出堂司，請他到僧堂依出家的年資安排床位，並且將隨身的行李安置到某一個僧寮裡。[7]喫茶是很容易理解的，毋庸再討論，至於維那會向他道歉周待不周，是因爲「不喫湯」的緣故。待客之禮是必備茶和湯藥的，如宋·唐庚〈客至說〉稱家貧沒有酒和食物招待客人，僅有茶和湯而已，茶無好茶，有時也缺乏做湯藥的材料：

貧家無酒食，待客獨有茶湯爾。山郡無佳茗，而湯材亦不常有。[8]

即使在寺院之中，待客也是「一茶一湯」才是足禮。（請見下文）因此，僅請來客喫茶而不喫湯，是不足禮數的。

關於「不喫湯」的「湯」，《譯註禪苑清規》未做解釋，依華的譯本將它譯爲甜湯（sweetened drink）；又，在此書的譯本中，「湯」都作此譯，[9]這樣的解釋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她引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大·2125）中，描述在印度有客僧來訪時，會供給他用酥、蜜、沙糖甜湯或者是八種syrup。[10]不過，義淨原文作：「供給湯飲，酥蜜沙糖，飲噉隨意；或餘八漿，並須羅濾澄清方飲。」[11]蜜、沙糖是甜的，但酥並不是甜的；而「八漿」指的是蒲萄漿、甘蔗漿、柿漿、梨漿、奈漿、煮麥漿、麴漿(苦酒)、華漿，這些都是濃稠的汁液，依律典要過濾

---

[6]拙文，〈「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唐、宋時期世俗社會生活中的茶與湯〉，《燕京學報》第十六期。（2004）

[7]《譯註禪苑清規》，卷一，〈掛搭〉，頁28-29。

[8] 宋·唐庚《眉山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4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卷十。

[9]Yifa, p.158,.186.

[10]Yifa, p.118, 255.

[11]《南海寄歸內法傳》（大·2125，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四冊），卷三，〈二十六 客舊相遇〉：「然西方軌則。多坐小枯。復皆露足。東夏既無斯事。執足之禮不行。經說。人天來至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即其儀矣。然後釋其時候供給湯飲。酥蜜沙糖飲噉隨意。或餘八漿。並須羅濾澄清方飲。」頁223上。

後方可飲用。[12]在這這八種漿之中，至少煮麥漿、麴漿(苦酒)的口味並不是甜的，因此不宜將「酥蜜沙糖」和八漿全部解釋爲甜湯。

第二，從佛教文獻看來，唐宋僧人喫的湯是荷葉湯、薯蕷湯、橘皮湯等，並不是甜湯。《宋高僧傳》中記載僧人喫的是薯蕷湯和荷葉湯，宋初杭州慈光院僧人晤恩（？—986）規範弟子甚嚴，過午不食，曾有弟子晚間喫薯蕷湯，立即就被他逐出門。[13]薯蕷即山藥，山藥湯也是唐宋世俗社會中養生的湯品之一。[14]又，唐末陝西僧人釋甯師曾經暴卒，被冥吏追到地府，查他陽壽未盡，但無祿，只有乾荷葉三石，他還陽之後，至五代時，發現他在地府所見之事都應驗了，「自此每斷中・唯荷葉湯而已・其諸食饌逆口不餐。」[15]乾荷葉湯是很好的藥引子，並且也是治瘡、治吐血的良方。[16]至於橘皮湯則是唐宋寺院中最普遍的湯，在寺院中的「湯牓」中所描述的，大都是這種湯，以橘皮加蜂蜜，[17]類似今日的金桔茶。當時社會中認爲橘皮湯是一種消食的湯藥，[18]不過，杭州明盂禪師則認爲「橘皮湯止渴」。[19]宋代僧人釋德洪（1071-1128)《禪林僧寶傳》記載：九峰鑒韶禪師到餘杭政禪師處做客，有一天晚上，政禪師請他談話，並且叫童子去煮東西，韶禪師以爲要請他喫藥石，那裡知道端上來的只是一盃橘皮湯。[20]

---

12 「八漿」，八漿，依：姚秦，竺佛念譯《鼻奈耶》（大・1464，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四冊）卷九：「漿有八種。蒲萄漿、甘蔗漿、柿漿、梨漿、奈漿、煮麥漿、麴漿(苦酒)、華漿。取要言之。其漿似酒。亦如酒味。飲而醉者。世尊曰。皆不得飲。其漿似酒亦如酒味。飲而不醉者。世尊曰。得飲。其漿不似酒味。不似酒飲而醉者。世尊曰。亦不得飲。其漿不似酒。亦不如酒味。飲而不醉者。世尊曰。得飲。(八漿皆中前飲其中有中後得飲者)」頁891中。

13《宋高僧傳》（大・2061，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卷七，義解，〈宋杭州慈光院晤恩傳〉：「恩平時謹重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臥必右脇，坐必加趺。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室，立制嚴峻，日別親視，明相方許淨人施粥。曾有晚飲薯蕷湯者，即時擯出黌堂。」頁751上。

14 拙文，〈「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唐、宋時期世俗社會生活中的茶與湯〉。

15《宋高僧傳》卷二十一，感通六，〈唐鳳翔府甯師傳〉，頁849上。

16明・朱橚等編，《普濟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9年第一版，1982三刷），卷一百八十八，諸血門，吐血附論：「用乾蓮葉，即經霜敗荷葉最佳，燒灰為末，二錢，飯飲或井花水調下。食後及臨臥服。一方焙乾為末。」 頁2489。

17宋・魏齋賢、葉棻同編，《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2-1353冊），卷七十九，頁十五〈請然老湯牓〉：「瞿曇說蜜味中邊，誠為至論；政公將橘皮熟炙，勿訝太清。」，總頁409。

18見拙文，〈「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唐、宋時期社會生活中的茶與湯藥〉。

19《續燈正統》（收入：《卍續藏經》第八十四冊），卷三十九，曹洞宗〈杭州府愚菴三宜明盂禪師〉，頁631中。

20《禪林僧寶傳》（收入：《卍續藏經》第七十九冊），卷十九，餘杭政禪師，頁529中。

關於唐宋時期世俗社會和寺院的湯藥，筆者另有專文發表，在此僅簡短說明：[21]養生的湯藥是唐、宋時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種養生的湯藥起源於六朝時期，至唐代就廣爲流行，當唐代飲茶風氣大興時，湯藥也和茶一起流行著，由於對茶和湯藥的重視，上從朝廷、官府，乃至於民間，更發展出一種「先茶後湯」的待客禮節。[22]也就是說：客人到訪時，要先以茶招待他；客人要告辭離去之前，因爲談話可能口乾舌燥，所以要奉上一碗消除疲勞的湯藥。[23]唐宋世俗社會中養生湯藥究竟是什麼樣的內容呢？唐人常飲用的是茯苓湯、赤箭湯、黃耆湯、雲母湯、人參湯、橘皮湯、甘豆湯。[24]至於宋人所飲用的湯藥，據朱彧《萍洲可談》卷一敘述，這種湯藥之中一定有甘草的成分：

> 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溫或涼，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25]

在宋代官府設立的藥局「太平惠民局」的成藥處方本——《太平惠民和濟局方》卷十，附有「諸湯」一節，其中列有二十六種湯方：豆蔻湯、木香湯、桂花湯、破氣湯、玉真湯、薄荷湯、紫蘇湯、棗湯、二宜湯、厚朴湯、五味湯、仙朮湯、杏霜湯、生薑湯、益智湯、茴香湯。[26]這二十六種湯方中，每一湯方的成分中都有甘草，正如朱彧所稱「未有不用甘草者」。從石溪月禪師錄賀鎮〈湯頭頌〉云：

> 甜似黃連微帶澀，苦如甘草略帶辛。一回點過一回別，只恐難瞞無舌人。[27]

似可推知寺院的湯藥，應該也有一些同於世俗「未有不用甘草者」的湯藥。

第三，從禪宗文獻中看來，寺院裡的湯和當時世俗社會的湯藥一樣，是依季節不同而有所變化的。[28]雲門宗的法秀圓通禪師云：

> 上堂云：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碗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稱鎚硬似鐵。參。[29]

---

[21]拙文，〈「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唐、宋時期世俗社會生活中的茶與湯藥〉；〈唐、宋佛寺中的茶和湯藥〉（發表於：英國劍橋大學「東亞寺院國際研討會」"Buddhist Monasticism in East Asia Conference",Cambridge, England. 1 July- 2 july, 2004）

[22]拙文，〈「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唐、宋時期社會生活中的茶與湯藥〉。

[23]田中美佐，〈宋代の喫茶・喫湯〉，《史泉》（關西大學史學・地理學會，1987）第六十六期；田中美佐，〈宋代の喫茶と茶藥〉，《史窗》（東京女子大學）第四十八期。馬舒，〈漫話宋代的「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文史知識》，1991年第7期。伊永文，〈北宋的"煎點湯茶藥〉，《農業考古》，1991年第4期。

[24]同前註。

[25] 宋・朱彧《萍洲可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8冊），卷一，頁二，總頁275。

[26]宋・太平惠民和濟局編，劉景源點校，《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頁393-397。

[27]《禪林象器箋》，頁262。此書將此段文字作為寺職「湯頭」的註解，並不恰當，因此處的「湯頭」是指「湯的味道」，而非職事的「湯頭」之意，可見到了無著道忠的時代，已經不清楚寺院喫湯的情形了。

[28]拙文，〈「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唐、宋時期社會生活中的茶與湯藥〉。

《禪苑清規》中描述堂頭侍者的職務之一是「煎點茶湯，各依時節」。[30]「堂頭」是寺院的住持，堂頭侍者分爲內侍者和外侍者，外侍者主掌對外事務，內侍者主掌方丈貼身事務，[31]此處所指的應是外侍者，他的任務是之一是接待外來僧俗賓客時，使得來訪者都能歡喜。此一「煎點茶湯，各依時節」，茶應無季節之分，至於養生湯藥則依季節而有變化，宋人吳自牧《夢梁錄》中提到南宋都城杭州茶肆不僅賣茶，也賣湯藥：

> 今杭城茶肆亦如之，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添賣七寶擂茶、散子蔥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32]

另外，還有「點湯」一詞，多是指「湯會」。「點湯」一詞和「點茶」一詞意思相近，帶此必須先了解唐、宋時期養生湯藥的做法。唐．趙璘《因話錄》稱陸羽「始創煎茶法」，不過，他並未敘述煎茶法是如何做的。在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中記載和陸羽見過面、並且一同討論過水品的李約，曾經教人煎茶法：

> 李約字存博，汧公李勉之子也。元和中，仕為兵部員郎，……復嗜茶，與陸羽、張又新論水品特詳。曾授客煎茶法，曰：茶須暖火炙、活火煎。當使湯無妄沸，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則四畔泉湧纍纍然；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此老湯之法，固須活火香味俱真矣。[33]

引文中提到的張又新，也是唐代對茶有研究的人，曾著有《煎茶水記》。從以上的敘述，可知當時是將茶末放到沸水中煮，其中提到活火煎，也就是要放在爐火上煮，蘇轍〈和子瞻煎茶〉詩云：「茶舊法出西蜀，水聲火候猶能諳。」[34]唐德宗時丞相竇參被貶死，其家財盡沒入官，他有一名叫做「上清」的女奴，後來因爲「善應對，能煎茶」，而得以在皇帝左右服侍。[35]值得注意的是：這裡說到「煎茶舊法」，而相對於舊法的應該是宋代比較流行的點茶法。不過，點茶法應該唐代晚期就出現了，它是用湯瓶裝著滾燙的沸水，沖到放有茶末的茶碗裡。明．陶

29《建中靖國續燈錄》（收入：《卍續藏經》第七十八冊），頁701上。

30《譯注禪苑清規》，卷四，頁162-163。

31 同前書卷四，〈堂頭侍者〉，對外侍者、內侍者職務做更清楚的界定。

32 宋．西湖老人，《夢梁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卷十六，茶肆，頁262。

33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收入：《二十五史外人物總傳要籍集成第一冊》，濟南，齊魯書社，2000），卷六，頁七，李約。

34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室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卷八五二，蘇轍四，〈和子瞻煎茶〉，頁9872。

35宋．李時等編，《太平廣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再版），卷二百七十五，童僕，奴婢附，〈上清〉：「貞元壬申歲，春 三月，丞相竇參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於 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流竇于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遺，身竟 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口名掖庭且久。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 得在帝左右，……（出《異聞集》），頁2168。

宗儀《說郛》中，收錄有唐德宗女學士、尚宮宋若昭所撰《女論語》，[36]其中第十〈待客章〉云 ：

> 大抵人家，皆有賓主，蔟滚湯瓶，抹光槖子，準備人來，點湯遞水，……
> 有客到門，無人在戶，須遣家童，問其來處，客若殷勤，即通名字，卻整儀容，出廳延住，點茶遞湯，莫缺禮數。……[37]

就是因爲要將沸水注入茶盞、湯盞中，所以要準備著「蔟滚湯瓶」，以備客人來的時「點茶遞湯」。

雖然宋代社會中以點茶法較普遍，但當時文獻中有很多仍然以「煎茶」作爲備茶和飲茶的代稱，在佛教文獻中，也有不少是用「煎茶」這個名詞，如《佛祖統紀》記載宋仁宗天聖六年（1028），尚賢法師繼法智法師，主持延慶寺，「雪竇顯禪師聞其名，出山來訪，標榜煎茶，以申賀禮。人傳以爲盛事。」[38]慈雲重謐禪師的弟子問什麼是他的教誨，他回答說「煎茶煮水」。[39]《宋高僧傳》稱晚唐時新羅國僧人釋道育到天台山平田寺，他護生心切，「煎茶遇薪木中蠢蠢，乃置之遠地，護生偏切。」[40] 這可能不是意味著不同寺院有不同備茶的方法，而是「煎」字本身，就有將水煮熱的意思。[41]因此，「煎茶」當是指煎煮熱湯以備點茶之意，意同「點茶」。從禪宗文獻中，可以得知宋代寺院中用的是點茶法，將茶末是放在每個人的茶碗裡，所以〈慈受禪師示眾箴規〉告誡僧人：參加寺院茶會時，不得私藏茶末。[42]

雖然唐、宋文獻多見「煎茶」之詞，但在禪宗的清規裡，如《禪苑清規》等書中，多稱「點茶」，這是因爲清規的作者要詳細地敘述寺院茶會的程序的緣故。宋代寺院的茶會，是以滚水沖泡茶末；湯會中湯藥的做法也和點茶一樣，是將藥材碾成粉末，稱爲「湯末」，飲用時，以滚水加入湯末即可飲用。《太平廣記》中一則有關孫思邈的傳奇，就將此法敘述得很清楚：他出現在一所僧院裡，從袖子

---

[36]點校本，《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1981），卷五十二，后妃下，女學士尚宮宋氏，頁2198。又，《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二，乙部史錄，雜傳記類，有「尚宮宋氏《女論語十篇》，頁1487。

[37]明・陶宗儀編撰，《說郛》（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0冊），卷七十下，頁二十五至二十六，總頁42-43。

[38]《佛祖統紀》（大・2035，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九冊），卷十二，法智法師法嗣，頁213下。

[39]《嘉泰普燈錄》（收入：《卍續藏經》第七十九冊），卷一，頁292下。

[40]《宋高僧傳》，卷二十三，遺身篇，〈晉天台山平田寺道育傳〉，頁858中。

[41]如唐・張鷟撰，《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97第二刷），卷五，頁122，記載一則故事：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欲移之。忽有蛇無數，有一位了解符咒鎮邪之術的人，教他用桃枝書符，將群蛇趕往室中心的大孔，「令煎湯一百斛灌之。」此處的煎湯指的是將水煮熱之意。

[42]《緇門警訓》（大・2023，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八冊），卷六，〈慈受禪師示眾箴規〉：「煎點茶湯，叢林盛禮。大眾雲集方可跏趺。盞槖收歸眾人齊退。私藏茶末，取笑傍觀。」頁1070上。

裡拿出「湯末」，要寺院裡的童子「爲我如茶法煎來。」他自己喫了少許，將剩下的湯都給童子，童子覺得湯藥的味道很好，請再給一碗，孫思邈就再給他湯末，教他煎喫。[43]

（二）「煎點」、「茶湯」和「煎點茶湯」

清規中的「煎點」一詞，可以指點茶，也可以指點湯；不過，多數的時候同時指點茶和點湯，尤其是「煎點茶湯」一詞指的是點茶和點湯。前此學者在解釋「煎點」時，都忽略了其中點湯的部分。

關於「煎點」一詞，《譯註禪苑清規》先後的解釋略有不同，第一個解釋是「以煎熟的食物作爲點心，或者是點茶，或者是以煎熟的餅食爲茶的點心。」[44]事實上，它原來是解釋新到掛搭的僧人「如浴主有煎點，即看浴主。」之中的「煎點」，此處當指點茶，因寺院中有「浴茶」：寺院並不是每天開放洗浴，但是在開浴日必定點茶，寺院中負責僧人澡浴事項的「浴主」在開浴日當天，必須爲僧眾準備茶器。[45]第二個解釋是「點茶儀式的茶禮，不限於茶或湯，多供應餅食點心」，[46]它原是〈堂頭煎點〉條下的註解，但原文主要敘述特爲某人點茶的禮儀，其下的小註云：

> 或特為煎湯，亦於隔夜，或齋前稟覆訖。齋後提舉行者準備盞橐煎點，並同前式。請辭云：今晚放參後，堂頭特為某人煎湯。[47]

很明顯地，此一煎點是兼指在僧堂點茶和點湯，而它之所以用「煎點」二字， 除了前面指出「煎」有煮水令沸的意思之外，也因爲中文的書寫向來避免重複使用相同字眼的緣故。《禪苑清規》中描述堂頭侍者的職務之一是：

> 煎點茶湯，各依時節，往來賓客，咸得歡心，由是尊宿安心博道。[48]

依法將「煎點茶、湯」譯作"the formal tea ceremony and the lesser tea ceremony"，[49]即茶會和小型的茶會，也不正確，因爲世俗客禮是「茶來湯去」，有茶也有湯，寺院的客禮也是一樣，所以說「禮須一茶一湯」：

> 或本州太守、本路監司、本縣知縣……諸官入院，茶湯並當一等迎待，……禮須一茶一湯，若住持人索喚別點茶湯，更不燒香如檀越入寺，亦一茶一湯，不須燒香。……或新到、暫到外寺僧相看，只一次燒香，普同問訊，並合一茶一湯。[50]

43《太平廣記》，卷二十一，神仙二十一，孫思邈 ，頁143。

44《譯注禪苑清規》，卷一，〈掛搭〉，註解「煎點」條，頁36。

45 同前書，卷四，〈浴主〉，頁139；並見；拙文〈唐、宋佛寺中的茶和湯藥〉。

46 同前書，卷五，〈堂頭煎點〉，註解「煎點」條，頁178。

47 同前書，卷四，〈堂頭煎點〉，頁177。

48 同前書，卷四，頁162-163。

49Yifa, p.173.

50《譯注禪苑清規》，卷四，〈堂頭煎點〉，頁182。

上文一再強調一茶一湯，可見「煎點茶湯」指的是點茶和點湯兩件事。

又，從〈僧堂煎點〉裡的敘述，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清規中多僅敘述茶會的程序禮儀，是因爲茶禮「同湯禮」，[51]因此關於湯禮就無需再重覆，僅偶而在小註下說明，如：

> ___如庫司或首座煎點茶湯了，先收住持人盞，眾知事或首座於住持人前一展云：「此日粗茶或云此日粗湯，伏蒙和堂慈悲降重，下情不任感激之至。」___[52]

又如〈眾中特爲煎點〉一節的敘述，也是以點茶爲主，而在小註中說明點湯的儀禮也和點茶相同，可知煎點係兼指茶與湯：

> ___安排坐位、香花、照牌了，當至時門首迎客。___湯餅出，即於特為人處問訊、勸茶，收盞罷如不收盞，即云：「茶粗恕不換盞。」如點湯不換盞，即云：「湯粗，恕不換盞。」再燒香問訊特為人。_____茶罷，陳謝云：「此日點茶或云「此日煎湯」特為某人某人，茶粗、坐位不便，下情無任感激之至。」？[53]

關於「茶湯會」也多指茶會和湯會，如宋代著名的徑山寺（在浙江餘杭市）茶湯會，現代一般人都將它看作是「茶會」，其實它是茶會和湯會。密菴和尚曾經應會首請託，作〈徑山茶湯會首求二首〉，其二便說「一茶一湯功德香」：

> 有智大丈夫，發心貴真實，心真萬法空，處處無蹤跡。所謂大空王，顯不思議力，況復念世間，來者正疲極。一茶一湯功德香，普令信者從茲入。[54]

上文稱「一茶一湯」，可知茶湯會是包括點茶和點湯的。

（三）茶盞與湯盞

清規中關於湯藥的敘述多附在茶之下的小註中，因此只見茶盞的敘述，而沒有湯盞一詞，也使人懷疑到底湯藥是用什麼裝盛著飲用的？幸好無著道忠 《小叢林略清規》（大・2579）中，有一個湯盞圖，若再和一些出土的圖像相互印證，可以讓我們更確定唐宋世俗社會和寺院生活中，同時流行著飲用養生的湯藥，而喫湯所用的湯盞和茶盞是一樣。

《小叢林略清規》卷中，「湯禮」條云：「次供頭進湯盞」，其下小字附註云：

51《敕修百丈清規》（大・2025，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八冊），卷二，尊祖章第四，達摩忌，頁1117下。卷七，〈庫司四節特為首座大眾茶〉：「遇節之次日粥罷。庫司具茶榜(與湯同)請茶報眾掛牌。長板鳴入常請茶。與侍者同。齋退排照牌。設位鳴鼓集眾。揖坐揖香揖茶巡堂問訊。住持前行禮致詞。並同湯禮。」1154ｂ。

52《譯注禪苑清規》，卷四，〈僧堂內煎點〉，頁187。《禪苑清規》點校本，頁63。

53 同前書，卷五，〈眾中特為煎點〉，頁194。

54《密菴和尚語錄》（大・1999，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七冊），頁978c。

「盞上橫匙，行盞法如常」，[55]卷末繪有「湯盞圖」，（附圖一）下面是一個托子，上置一個湯盞，旁邊還放了一個小匙，旁邊附註：

> 茶盞同之，但不加水匙耳。湯藥法：胡椒、陳皮、木香、丁子、肉桂，共研磨為粉。[56]

此一湯盞圖和白沙宋墓壁畫中的湯盞，極為類似，都是一盞、一托附帶一小匙。[57]至於實物方面，在熱河赤峰發掘的遼墓第一號墓（公元 959 年，遼駙馬贈衛國王墓）中出土的銀盞、銀托子和小銀匙，也可為此作一佐証。[58]又，此圖的附註也說明了湯會中喫湯的方法，湯藥就是用好幾種藥材研磨成粉末，然後再「調湯於盞」。[59]此和前面所敘述的點湯法是一致的。

小叢林清規　無著道忠著(1653-1745)

附圖一：湯盞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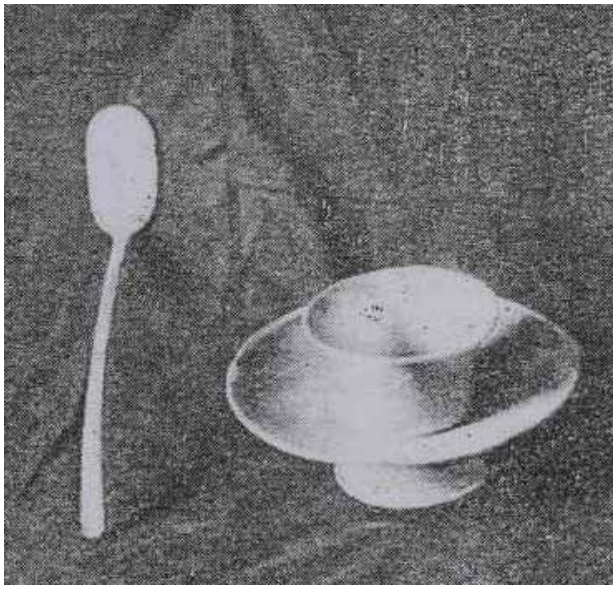
55 《小叢林略清規》（大・2579，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八十一冊），卷中，「湯禮」，頁702下。

56 《小叢林略清規》卷下，頁721下。

57 宿白，《白沙宋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57），圖版貳柒，右起第二名婦人手執托盤，上有一湯盞，旁有一匙。並見拙文，〈圖像中所見唐宋時期的客禮—茶與湯藥〉，撰稿中。

58 前熱河省博物館籌備組，〈赤峰縣大營子遼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6年第3期，圖版七。

59 《小叢林略清規》，卷中，「湯禮」，頁702下。



附圖二：熱河赤峰第一號遼墓出的盞、托和匙（《考古學報》，1956 年第 3 期）

三、禪寺「四節」的茶禮和湯禮

茶和湯藥在寺院生活和儀式中，可以說是無處不在，本節主要探討禪寺的「四節」—安居開始（四月十五日）的「結夏」、安居結束（七月十五日）的「解夏」、「冬至」和「新年」的茶會、湯會，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四節茶湯禮是禪寺中最重要的儀式和禮節，第二，四節茶湯禮同時也是其他茶會、湯會禮儀的準則。此處先就「三日茶湯」——即四節前一日的湯會、正節日和其後二日的茶會，和茶湯會進行的程序做一概括性的敘述，再次就茶、湯會開始之前的準備、僧堂中以聖僧龕爲中心的儀式空間，茶湯會中問訊、巡堂的禮節、燒香的意涵、以及喫茶、喫湯和服用的「茶藥丸」——它是茶、湯會中在茶、湯藥之外的一個重要的食品，以及格式化的謝詞，一一討論。

（一）「四節」茶、湯會的程序

寺院中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喫茶、喫湯的場合，正式的茶會、湯會有三種，就中以四節的茶會和湯會最爲隆重。這三種茶會是：（一）僧人日常行事中的茶，包括「朔望巡堂茶」、「五參上堂茶」和「浴茶」。（二）四節的茶會，（三）任免寺院職事的茶會。至於湯會，則日常生活中的湯會有「放參湯」和「念誦湯」，在特定節日有四節的湯會。[60]《叢林校訂清規總要》云：「叢林冬夏兩節爲重，當留意撿舉。」[61]冬節指的是冬至和新年，夏節指的是「安居」頭尾的結夏和解夏。[62]

---

[60] 拙文，〈唐、宋佛寺中的茶和湯藥〉。

[61] 《叢林校訂清規總要》卷下，〈十九、月分須知〉，頁1221上

[62] 成河峰雄〈禅林における四時と四節——清規に見る〉（《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三十六卷第二期。

四節的茶會和湯會包括；節日前一天晚上的湯會，和正節日開始的一連三天的茶會，也就是所謂的「三日茶湯」。這三日中，除了本文所討論全寺僧人參與的大型茶會和湯會之外，還有一些任免寺院職事人員所舉行的小型茶、湯會，但此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1、三日茶湯

《禪苑清規》中有關四節茶、湯會的記載，是在卷二的「結夏」、「解夏」，以及「冬年人事」條，「冬年」很明顯地是冬至和新年的簡稱。四節主要茶、湯會（不包括任免職事的茶、湯會）都是在僧堂舉行的，卷五「僧堂內煎點」主要敘述的就是四節茶湯會的程序和禮儀。這四個節日的茶會和湯會的內容基本上是相同的，這也可以解釋《禪苑清規》花較長的篇幅仔細敘述「結夏」行事，而「解夏」部分僅相當於「結夏」五分之一的篇幅，至於「冬年人事」則僅有「結夏」篇幅的十分之一。又，其他各種茶、湯會的行事禮儀基本上是和四節相同，如職事茶或為新來掛塔僧人的茶會，都「並與四節特為禮同」。[63]

四節的茶、湯禮主要指的是在正節日的前後的的一套茶禮和湯禮，包括；節前一日晚上的湯會，正節日當天的「方丈特為首座大眾茶」，第二天是「庫司特為首座大眾茶」，第三天的「前堂四節特為後堂大眾茶」，綜合以上，即所謂的「三日茶湯」。

1、正節日的前一日（四月十四日、七月十四日，冬至前一日及除夕）晚上，禪寺全體僧人須至土地堂念誦，在此之後，有一個湯會。《禪苑清規》中僅敘述此湯會的前後及其儀禮，並未給它一名稱，但從其內容，可知此湯會是庫司特地為首座和大眾所舉行的湯會：

> 四月十四日齋後，掛「念誦牌」，至晚，知事豫備香花、法事，於土地前集眾念誦……知事預令行者祇候，纔聞再聲法事，即使打鼓。堂司預設「戒蠟牌」，香花供養在僧堂前設之，次第巡堂就位坐，知事一人行法事本合監院行事，有故即維那代之。念誦已前，先寫牓呈首座請之。[64]

上文稱寫「湯牓」去請首座，當然主客是首座，《叢林校訂清規總要》稱此為「四節知事特為首座大眾僧堂湯》，《敕修百丈清規》稱此湯會為「庫司僧堂為首座大眾湯」的湯會，講「湯禮」。[65]兩者名詞略有不同，其實是相同的，說明如下：百

）一文認為：《禪苑清規》中，冬至和新年的行持較結制、解制簡略一些，至《叢林校訂清規總要》（1274）時，開始使用「四節」之名，但要到《備用清規》（1311）、《敕修百丈清規》（1338），冬至新年和結制、解制有同等地位。其實，很難以「四節」這個名詞的出現來斷定此四節有同樣的重要性，又，必須注意各種清規敘事的風格和性質。

63 《敕修百丈清規》，卷四，方丈特為新首座茶 ，頁1135下；卷五 方丈特為新掛搭茶，頁1142中。

64 《譯注禪苑清規》，卷二，〈結夏〉，頁86。

65《叢林校訂清規總要》卷上，四、「四節知事特為首座大眾僧堂茶、湯之圖」，頁1176。因《敕修百丈清規》，卷七，有「四節土地堂念誦」，以及「庫司四節特為首座大眾湯」：「念誦罷，就僧堂講禮。」

丈禪師規畫叢林制度，仿照世俗朝廷文、武兩班之制，將禪寺之內負責內、外生活庶務的職事人員分爲「東序」和「西序」，列表說明如下：[66]

東序（知事）：

都寺	監寺	副寺	維那	副寺	副寺	典座	直歲

西序（頭首）：

前堂首座	後堂首座	書記	藏主	藏主	知客	知浴	知殿

「庫司」係指都寺，[67]據此可以理解：四節前一晚的湯會就是禪寺裡的「東序」職事人員，爲「西序」的職事人員舉辦一個湯會，請全寺僧人爲陪客。

（2）正節當日和其後兩日，分別是「住持特爲首座大眾僧堂茶」、「知事特爲首座大眾僧堂茶」、「前堂特爲後堂大眾僧堂茶」。關於這三個茶會，《禪苑清規》的記敘有些語焉不詳，在「結夏」一條中，敘述四月十五日當天早上在早粥之前和之後的行事後，接著敘述茶會：

> 堂頭、庫司、首座次第就堂煎點，然後堂頭特為知事頭首，請首座、大眾相伴。次日，庫司特為書記頭首已下，請首座、大眾相伴。然後首座就寮特為知事頭首，請眾相伴。自餘維那已下諸頭首，退院長老、立僧首座，特為知事頭首就本寮煎點。[68]

從上文中，可以得知十五日當天是住持人爲知事頭首和大眾茶會，次日（十六日）是東序的庫司（都寺）特爲西序的書記頭首以下的職事人員設茶，請頭首和大眾伴，稱爲「庫司爲首座大眾茶」，然後有西序的首座爲東序的知事頭首設茶，請大眾相伴的「前堂四節特爲後堂大眾茶」，但文中並未明說這是在第三日（十七日）舉行的，不過，從《叢林校訂清規總要》卷下，「月分須知」中，很明白地敘述十五、十六、十七三日的茶會：

> （四月）十五日，粥了，上堂舉法語畢，即說行禮次第云下座先與___下座少頃，諸寮安排巡寮，___齋罷，講特為茶。_____十六日，知事講特為茶。十七日，首座講特為茶。光陰迅速，一息不來，便屬他生，住持勉諭兄弟精勤辦道。___[69]

頁1152下。相對於四節前方丈為寺院職事們所舉行的「小座湯」，此湯會又稱「大座湯」。（《禪林象器箋》，頁680）

66 《禪林象器箋》，第七類職位門，頁220-221。

67 同前書，第七類職位門，頁251。

68 《譯注禪苑清規》，卷二，「結夏」，頁90。

69 《叢林校訂清規總要》卷下，〈十九、月分須知〉，頁1219下—1220上。《敕修百丈清規》卷七，「庫司四節特為首座大眾茶」條云：「遇節之次日粥罷。庫司具茶榜(與湯同)請茶報眾掛牌。」又，「前堂四節特為後堂大眾茶」條云：「遇節之次日粥罷。庫司具茶榜(與湯同)請茶報眾掛牌。長板鳴入常請茶。」頁1154中。

四節的茶會和湯會，是涵蓋節日前一晚的湯會，以及正節日和以後兩天的茶會，合稱「三日茶湯」。其實，不僅是四節，禪寺中重要的茶、湯禮都是接連著舉行三天，因此，清規告誡新掛搭的僧人「三日內常在寮中及僧堂內，守待請喚茶湯；不得閒遊，免令尋覓。」[70]

2、茶、湯會的程序

寺院中茶會、湯會是很隆重的禮儀，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和儀式，此處依《禪苑清規》卷五〈僧堂內煎點〉的敘述，將四節茶會和湯會以兩個流程的形式表示，希望藉此可以先將其程序交代清楚，以便於進行以下的討論。

在茶、湯會正式開始之後，它的程序可以分成兩部分，爲了和本文的引文做一區別，以下兩個流程將以斜體字表示：

（1）第一部分的流程：（喫茶、喫湯以前的問訊和第一次巡堂之禮）

行法事的人先到南門，先問訊，再到聖僧前問訊——燒香——到後門特為處問訊—再轉向南面，到聖僧前問訊（面北）——轉身問訊住持人——第一次巡堂——至前門出堂外 ——再入堂內，至聖僧前問訊——

（2）第二部分的流程：（進行喫茶、喫湯、喫茶藥丸的請禮和謝禮）

到北頰特為人處當面問訊、請喫茶——待湯瓶離開僧堂時，即茶湯都備妥——第一次巡堂・勸茶——（喫茶罷）收特為人盞——燒香問訊特為人——聖僧前大展三拜——第二次巡堂一匝——發給「茶藥丸」——當面問訊・請喫藥丸——再一次給茶或湯（行茶澆湯）——問訊請先喫茶——（煎湯缾出）——第三次問訊巡堂勸茶——茶罷——行法事人依位立——謝茶

(二） 茶、湯會的準備

在茶會、湯會開始之前，它的準備工作包括禮數隆重的邀請儀式、座位的安排和茶、湯器的擺設。

1、慎重的邀請儀式——「茶榜」與「湯榜」

茶、湯會是從事先邀請的儀式展開的，在湯會或茶會之前，要以專人很恭敬地捧著「茶牓」或「茶狀」、「湯牓」或「湯狀」，親自到主客（特爲人）面前去邀請，然後再將這份榜狀貼在僧堂的外面，以告知僧眾：

> 堂內煎點之法，堂頭、庫司用牓，首座用狀，令行者以箱複托之，侍者或監院或首座呈特為人，禮請訖，帖僧堂門頰。堂頭牓在上間，若知事、首座在下間。[71]

寺院中的非常重視腊臘、職位的倫理，在茶、湯會邀請函的牓、狀的區分，以及它們貼上僧堂前佈告欄上的位置，都有一定的規定。基於「堂頭、庫司用牓，首

70《譯注禪苑清規》，卷一，〈掛搭〉，頁35。

71同前書，頁184。

座用狀」的原則，因此在節前一日晚上的湯會是「庫司特爲首座大眾僧堂湯」，因此是用「湯牓」；正節日當天是堂頭和尚（方丈）特爲首座大眾茶，用的是「茶牓」；節日次日是庫司（知事）特爲首座大眾茶，用「茶牓」。節日後二日是首坐特爲後堂大眾茶，就必須用「茶狀」，而不能用「茶牓」了。

茶牓通常是寫在絲織品上，以表示隆重。在寺院的執事中，有「書狀」一職，就是負責書寫這種牓、狀的人員。[72]禪寺中不同場合的茶、湯會的牓、狀是有一定格式的範本——當時稱做「書儀」，它們的內容簡單扼要地地交代爲什麼有此茶、湯會，時間、地點，請客的對象。如結夏前一日（四月十四日）晚的湯會的湯牓的格式如下：

> 牓云：庫司今晚就雲堂煎點，特為首座、大眾聊表結制之儀，伏冀眾慈，同垂光降，庫司比丘某等敬白。[73]

其他解夏、冬至、新年的湯牓，格式和此相同，只是解夏湯牓改爲「聊表解制之儀」，冬至的「冬牓」改爲「聊表至節陳賀之儀」，新年的「年牓」改爲「聊表改歲陳賀之儀」。[74]

茶、湯會的邀請是非常慎重的，至少要在半天以前邀請，同時還要帶著香爐和香合前去禮請。依據禪寺中邀請茶、湯的規定：

> 早晨茶，隔宿請；齋後茶，早晨請；晚間湯，齋後請。[75]

因此，四節前一晚的湯會必須在當日午齋以後邀請，而正節日及其後的三日茶會，則是要在前一天晚上前去禮請。視主人是方丈、庫司或都寺，庫司、首座須親身前往，住持則由堂頭侍者代行，由其行者（方丈行者、庫司行者、都寺寮客頭行者）[76]手捧著茶、湯牓、狀，和香爐和香合，共同前往禮請。奉請之時，還要有一定的說詞，如監院或首座，捧著香到禪寺住持人住處的「方丈」，禮請住持人，有一定的說詞：「今晚就雲堂煎湯，特爲首座、大眾，伏望和尚證明，俯賜降重。」[77]至於其他的僧人，則請「客頭」前往禮請。首座接過了這份湯牓，就令茶頭行者將它貼在僧堂前面的佈告版上，目的是告知全院的僧人（大眾）。除此之外，還是要到各寮舍禮請，並且在寮舍掛上「點湯牌」、「點茶牌」，以告知眾僧，並含有邀請之意。[78]

---

72 同前書，卷三，「書狀」，頁127：「主執山門書疏，…新到茶湯特為，禮不可缺，院門大牓、齋會疏文，並宜精心製撰，如法書寫。」。

73 同前書，卷二，「結夏」，頁86。

74 同前書，卷二，「解夏」，頁91；「冬年人事」，卷92。

75 同前書，卷四，「眾中特為煎點」，頁193。

76 《禪林象器箋》，第七類職位門，頁299-300：行者有方丈行者、庫司行者、都寺寮客頭行者。

77 《譯註禪苑清規》僅稱「監院或首座，於方丈禮請住持人。」，頁184。《叢林校訂清規總要》卷上，二十九〈解結冬年特為煎點茶湯〉云：「次懷香詣方丈拜請，云：『今晚…（如內文）…』，頁1189。

78 《叢林校請清規總要》，卷上，〈二十九 解結冬年特煎點茶湯〉：「其餘寮舍，并令客頭請。」頁1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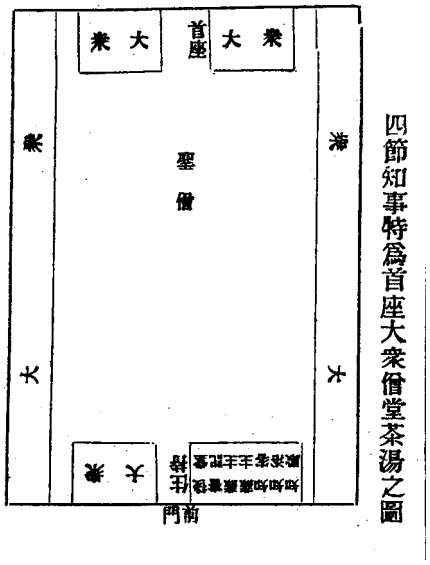
2、座位圖

在茶、湯會開始之前，須預先安排座位。分為兩部分：一則在僧堂內，預先在各個座位上標明是何人的位置。二則由於茶、湯會開始之前，不得進入僧堂內，因此便在僧堂外面的公佈欄上，依僧堂內的座位繪製一圖，以小紙片寫上眾位僧人的名位，貼在其座位上。清規中都要求僧人在茶、湯會開始之前，要先去查看自己座位的處所，〈赴茶湯〉云：「院門特為茶湯，禮數慇重，受請之人，不宜慢易。……聞鼓板聲，及時先到，明記坐位照牌，免致倉遑錯亂。」[79]至於座位照牌到底是什麼樣的形式，今不得而知，《小叢林略清規》中有一張「煎點座位圖」其下對照牌有以下的說明：

> 座牌隨眾多少，室廣隘，案不拘。圖式也，先定眾幾員而排，座牌即依此造。照牌圖，其法畫室圖形，以小牋書眾名，隨位排貼之，一如座牌。[80]

由上可知，貼在座位上的座牌和貼在僧堂外的照牌圖上的座牌是一樣的。

禪寺中各種茶、湯會依主客「特為人」不同，座位的安排也有差異。《禪苑清規》沒有茶、湯會的座位圖，《叢林校定清規總要》卷上則有八種茶、湯會的座位圖，其中就包括了「四節住持特為首座大眾僧堂茶圖」、「四節知事特為首座大眾僧堂茶、湯之圖」、「四節前堂特為後堂大眾僧堂茶圖」。[81]（見附圖三、四、五）這些座位圖，了解茶、湯會進行的過程有很大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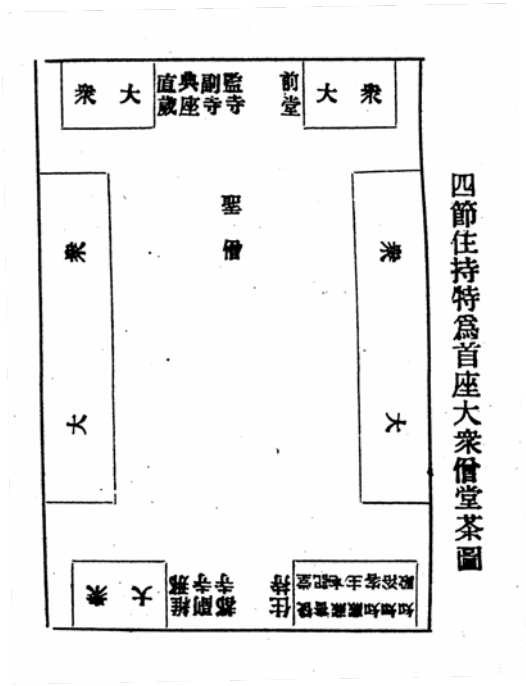
附圖三：「四節知事特為首座大眾僧堂茶、湯之圖」

《敕修百丈清規》卷七，庫司四節特為首座大眾湯：「仍分付客頭。請勤舊蒙堂諸寮。各掛點湯牌。逐一請已。」頁1152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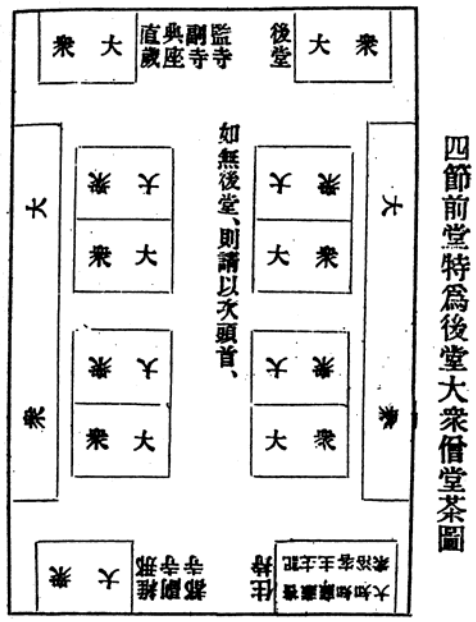
79 《譯註禪苑清規》，卷一，頁59。

80 《小叢林略清規》卷下，頁721上。

81 《叢林校請清規總要》，卷上，頁1275-1276。



附圖四： 「四節住持特爲首座大衆僧堂茶圖」



附圖五：「四節前堂特爲後堂大衆僧堂茶圖」

以上三圖都沒有繪出外堂，當巡堂時是要巡至外堂，巡堂圖中就繪有外堂。（見附圖六）

3、茶、湯具的擺設

在茶會開始之前，除了座位的安排之外，行者須先在各個座位上置放茶盞、湯盞、茶盤，以及茶末、「茶藥丸」（見下文），同時要事先在湯瓶裡裝上乾淨、滾燙的熱水，〈堂頭煎點〉條對於準備事項有如下的敘述：

> 齋前提舉行者準備湯缾換水燒湯、盞橐、茶盤打洗光潔、香花、坐位、茶藥、照牌、煞茶，諸事已辦，仔細請客。[82]

其中，「煞茶」當是指茶末，因爲在《緇門警訓》中告誡僧人「不得私藏茶末」，而在以上各準備事項中，茶盞、湯瓶都有了，也應備有茶末。[83]

（三）以聖僧龕爲中心的儀式空間

如前面的流程所示，茶會或湯會係以行法事人(如果主人是住持，則行法事人是堂頭侍者；如是知事、都寺，則親自行禮)問訊、巡堂展開的，無論是問訊或巡堂基本上是以僧堂中的聖僧龕爲中心，繞行僧堂內、外，並且有一定的路線。以下便以四節前一日晚上的庫司特爲首座大眾僧堂湯會爲例，對此作一說明。

《禪苑清規》中「僧堂內煎點」中敘述茶湯會中第一部分的巡堂問訊：

> 齋後堂前鍾鳴，就坐訖，行法事人先於前門南頰，朝聖僧叉手側立，徐問訊，離本位，於聖僧前當面問訊，次到爐前問訊，開香合，左手上香罷，略退身問訊訖，次至後門特為處問訊。面南轉身，却到聖僧前，當面問訊。面北轉身，問訊住持人。以次巡堂，至後門北頰板頭，曲身問訊；至南頰板頭，亦曲身問訊。如堂外，依上、下間問訊，却入堂內，聖僧前問訊，退身依舊位立，問訊叉手而立。84

上文中並未交代僧堂內的空間安排，如果僅就文字敘述，很難理解它的動線，幸而《叢林校訂清規總要》中對於此會中座位的安排，有簡要的說明：

> 首座都住持對面，設位後堂，首座及以次頭首並於前堂鉢位作一行坐。[85]

又，同書卷上有「四節知事特爲首座大眾僧堂茶湯圖」，（見附圖三）可以與之相對照，配合《禪林象器箋》中的「僧堂巡堂圖」，可以清楚看出問訊．巡堂都是以聖僧龕（或稱聖僧廚）做爲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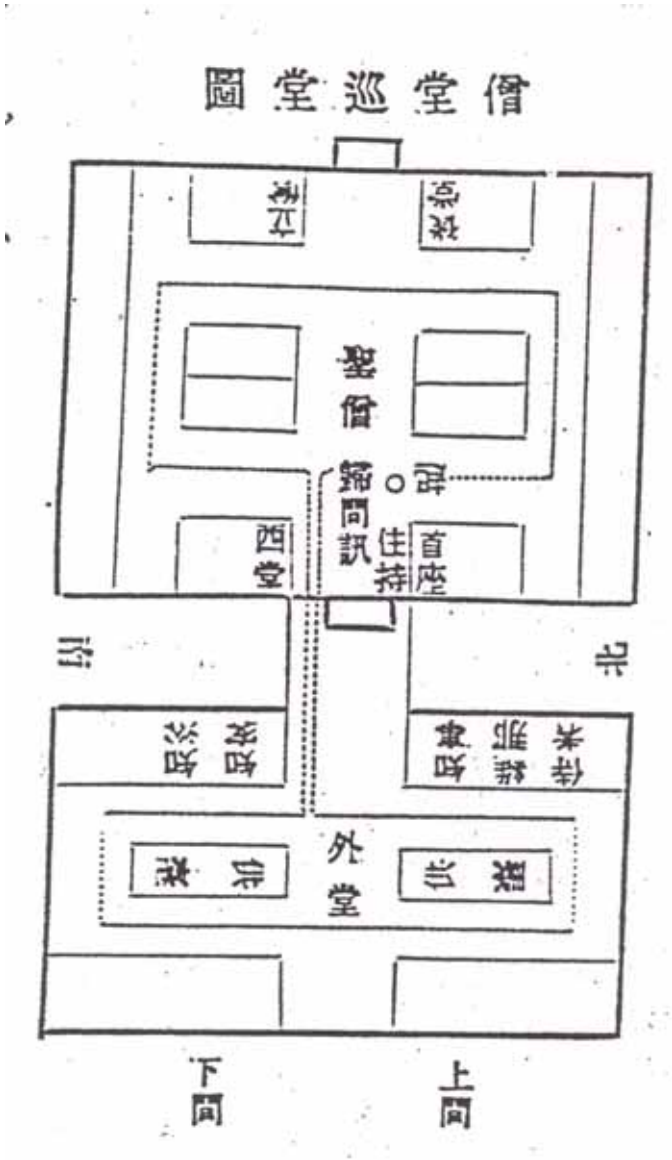
---

82 《譯註禪苑清規》，卷五，堂頭煎點，頁177。

83 Yifa將「煞茶」譯作「較差的茶」（the lower grade tea），她的理由是在〈堂頭煎點〉中稱「如點好茶，即不點湯」，因此，這是指較差的茶。（頁180、294）不過，此句的上文是敘述這是住持人臨時請少數僧人，而非全部僧喫茶的情況：是「堂頭非泛請僧喫茶，臨時旋請，侍者仍令行者安排坐位、香火、茶藥訖，請之。賓主就坐，侍者正面問訊燒香，退身普同問訊。如點好茶，即不點湯。」（《譯註禪苑清規》，頁183）茶會是寺院中的盛禮，似乎不致於以較差的茶待客。

84 《譯註禪苑清規》，卷五，僧堂內煎點，頁184-185。

85 《叢林校請清規總要》，卷上，〈二十九 解結冬年特煎點茶湯〉，頁1189。



附圖六：「僧堂巡堂圖」（《禪林象器箋》，九〈叢軌門〉，頁 344 上）

行法事的人是以僧堂中央的聖僧像（或稱爲「聖僧廚」、「聖僧龕」）爲儀式的中心點，先到聖僧前問訊、燒香，再到後門特爲處問訊，再回到聖僧前問訊，然後從此處做爲起點，開始巡堂，從聖僧龕的右邊繞至聖僧的後面、左面，到僧堂中央處，再往僧堂外面走，至外堂，再回到僧堂內聖僧前問訊。起點是聖僧龕，最後回到聖僧前，結束了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開始供應茶或湯藥、茶藥丸，有三次巡堂請茶、湯的禮節：

> 茶遍澆湯，卻來近前當面問訊，乃請先喫茶也。湯缾出，次巡堂勸茶，如第一翻問訊巡堂，但不燒香而已。喫茶罷，特為人收盞，大眾落盞在床，叉手而坐。依前燒香問訊特為人罷，卻來聖僧前大展三拜，巡堂一匝，依

位而立。行藥罷，近前當面問訊，仍請喫藥也。次乃行茶澆湯，又問訊、請先喫茶。如煎湯缾出，依前問訊、巡堂再勸茶，茶罷，依位立。[86]

請喫茶、湯的巡堂路線，完全如第一番問訊巡堂，仍是以聖僧爲中心。在每位僧人前面的茶盞或湯盞裡，都有茶、湯之後，都寺再問訊請喫茶，等到各位僧人面前都點好了茶或湯藥時，第一次巡堂、勸請喫茶，巡堂的路線仍然和前回一樣，仍是從聖僧龕開始，只是在巡堂之前不燒香。喫完茶或湯時，先收特爲人的茶盞（或湯盞），再一次合掌低首揖特爲人，再到聖僧面前大展三拜，再從此處開始巡堂一匝。這個時候，在每個僧人前面都已經擺好了一份「茶藥丸」(「行藥罷」)，（見下文），就勸請喫藥。在此之後，再一次給在座的僧人茶或湯。到了這裡，茶、湯的供給都結束了，以下就是客人「謝茶」的部分。最後，在茶會結束時，仍是以聖僧龕前，向大眾問訊，然後打鐘散會。

由茶、湯會巡堂之禮是以僧堂中的聖僧龕作爲儀式的中心，可知聖僧龕在禪林中的份量。事實上，從東晉釋道安以降，聖僧信仰開展流傳以來，以迄於唐宋，無論在寺院或世俗社會中，聖僧信仰都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關於聖僧信仰因不在本文範圍之內，就此略過。

（四）茶湯會的禮節：問訊、燒香和巡堂

茶、湯會中的禮節主要是問訊、燒香和巡堂。

「問訊」是指雙手合掌，低頭敬揖，相當於俗人的拱手揖禮。根據前引《禪苑清規》中〈僧堂內煎點〉的敘述，在開始喫茶、喫湯之前，行法事的人須九次問訊，僧堂內、外巡堂一次。九次問訊分別是對大眾、聖僧、香爐、坐在前門的住持人、後門的主客（特爲人）作禮。[87]這些問訊中，對眾位僧人的問訊，有請入座之意，就是所謂的「揖坐問訊」。在香爐前的兩次問訊「次到爐前問訊，開香合，左手上香罷，略退身問訊訖。」，[88]就是所謂的「揖香」。清拙正澄 (1274-1339)《大鑑清規》中，對於茶、湯會中問訊禮的含意，有扼要的敘述：

凡茶湯之禮，兩手掌相合掌此名合掌，合掌低頭揖此名問訊，……兩班耆舊皆至門外立，不可人人接此名揭入問訊，一眾入席立定，侍者中立問訊，眾坐此名揖座問訊，眾坐定，侍者小問訊，進爐前燒香，退中立問訊此名揖香。眾皆喫茶湯，瓶皆出，侍者進一步問訊此名揖茶。行者收茶器時，侍者退外側立，禮畢。[89]

在禪宗的禮儀中，巡堂有好幾種意涵，在茶會或湯會中的巡堂則是有禮請和致謝之意。[90]在第一部分的巡堂是禮請之意，在第二部分開始供應茶、湯藥和茶

---

86 《譯註禪苑清規》，卷五，僧堂內煎點，頁185。

87 同前書，卷五，僧堂內煎點，頁184-185。

88 同前書，卷五，僧堂內煎點，頁184-185。

89 《大鑑禪師小清規》，頁622下。

90 《禪林象器箋》，第九類叢軌門，「巡堂」條：「有數義不同，…請謝義茶湯時。」頁 342。

藥丸時，共有三次的巡堂，因此四節茶、湯又稱爲「三巡湯」、[91]「三巡茶」。[92]此三次巡堂代表請喫茶、湯、藥之意。

每一次巡堂問訊都代表茶、湯會禮節中的一個程序，第一次巡堂勸茶（或湯）、喫茶（或湯），第二次巡堂喫茶藥、和再喫茶（或湯），第三次巡堂再一次喫茶（或湯）。（見本節第二個茶湯會流程）在《大鑑清規》中，四節茶、湯會的巡堂和《禪苑清規》略有不同，其「四節日巡堂禮」云：

> 凡茶湯禮，侍者門外立，候兩班耆舊皆集，但一箇問訊，眾入，無人人問訊之理，與眾寮不同。眾依各位立，侍者中立問訊此名揖座，眾方坐。次問訊進爐前炷香，退身問訊此名揖香。次行者行茶，瓶出，侍者略進一步問訊此名揖茶。凡僧堂三巡之禮，第一巡揖座，第二巡揖香，第三巡揖茶。[93]

這也顯示出隨著時代的推移，茶、湯禮所發生的變化。

在四節茶、湯會中，共有兩次燒香的儀式，除了表示對特爲人禮請的意思之外，因此也含有禮請十方一切凡聖之意。《禪苑清規》中制訂在大眾茶會或湯會中，僅燒兩次香，〈通眾煎點燒香法〉：

> 堂中大座煎點，齋前入堂禮請，唯上香一炷。齋後點茶或臨晚間湯，第一翻上香兩炷，第二翻上香一炷堂頭、庫下、諸寮就本處特為，並準此，唯無請禮。非泛茶湯，唯上香一炷。[94]

第一次燒香介於對聖僧問訊和對大眾問訊之間，[95]因此，除了有「揖香問訊」對特爲人敬禮的作用之外，兼具禮請十方聖眾之意，《禪林象器箋》錄《法苑珠林》之說，以「香爲佛使」，有燒香遍請十方凡聖之意。[96]至於第二次燒香是重覆第一次的做法「依前燒香問訊特爲人」，它的禮請意涵是很明顯的。事實上，《禪苑清規》在〈堂頭煎點〉條的小註中就說明了「請香以表慇重之禮，令香臺邊向住持人問，乃表請香之禮意」。[97]

---

91 同前書，第廿五類，飲啖門，「巡堂」條：「舊說：四節湯名『三巡湯』，忠曰：四節大小座湯皆有三巡問訊，問揖坐、揖香、揖湯也，故曰『三巡湯』。」頁681。又，「大座湯」條：「《東福清規》云：「凡大座湯則有揖坐、揖香、揖湯，三度巡堂。」頁680下。

92 宋．李遵昂《天聖廣燈錄》（收入：《卍續藏經》第七十八冊）卷十三，新羅國智異山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云：「瑠璃盌內水，符刀喝起行。」進云：『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云：『三巡茶後室中煙。』」頁479下

93 《大鑑禪師小清規》（大．2577，收入：《大藏經.續諸宗部》第八十一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頁622中、下。

94 《譯註禪苑清規》，卷六，〈通眾煎點燒香法〉，頁203。

95 同前書，卷五，僧堂內煎點，：「於聖僧前當面問訊，次到爐前問訊，開香合，左手上香罷，略退身問訊訖，次至後門特為處問訊。」頁184-185

96 《禪林象器箋》，第九類，叢軌門，「行香」，頁322。

97 《譯註禪苑清規》，第五卷，頁180。

由於燒香是遍請凡聖，以及對特爲人的禮請之意，因此如何燒香也很重要，清規中特別註明燒香的程序：

> 兩手捧香合起，以右手拈合，安左手；以右手捉香合蓋，放香臺上。右手上香，向特為人焚之，却右手蓋香合，兩手捧安香臺上，並須款曲伭細，勿令敲磕或墜地。[98]

茶、湯會中的燒香儀式和唐、宋時期朝會中的焚香頗有相似之處，將在下一節討論。

（五）喫茶、喫湯與「茶藥丸」

在茶會中主要喫的是茶，湯會主要是湯藥，另外，無論是茶會或湯會，都還食用「茶藥丸」，在清規中單稱「藥」。從前文中引清規之文，可知它們食用的次序是：

第一巡茶（或湯藥）—茶藥丸——第二巡茶（或湯藥）——第三巡茶（或湯藥）

在巡堂問訊之後，「茶遍澆湯」，就是在已經預先置放在各個座位前的茶盞或湯盞裡，置放湯末或茶末，並且澆上滾水。從禪宗文獻中，可以得知，寺院中的茶是點茶法，將茶末是放在每個人的茶碗裡，再以滾水沖泡茶末，茶頭提著裝著滾水的湯瓶進入僧堂，將熱水注入每一個僧人的茶盞裡，稱爲「行茶」；及每一位僧人前的茶盞都已有茶湯了，稱做「茶遍」，然後才可以請大家一起喫茶。無著道忠引《文公家禮》云：「主婦執茶筅，執事者執湯瓶隨之，點茶...」，認爲：古人飲茶用末，所謂點茶者，先置末茶于器中，然後投以滾湯，點以冷水，而用茶筅調之。他同時也認爲「點湯」的做法也是一樣的。[99]

多數湯藥的做法的確也和點茶一樣，是將藥材碾成粉末，稱爲「湯末」，如本文〈圖一：湯盞圖〉旁邊附註的小字云：「湯藥法：胡椒、陳皮、木香、丁子、肉桂，共研磨爲粉。」這僅是許多湯藥中的一個配方而已，不過，由此可以看出湯藥的做法有如點茶法。在湯會中，事先已經在每個座位前先布好湯盞，盞中置有適量的湯末，行者將滾水加入湯末，叫做「行湯」；待每位僧人的湯盞裡都有湯藥時，稱爲「湯遍」。[100]前面所附的湯盞圖中，附有一個小匙，可能就是用來攪拌使之均勻。

如前所述，在第一次巡堂請茶、喫茶之後，接著是第二次巡堂之後，「行藥罷」係指將「藥」——「茶藥丸」發給所有與會者，稱爲「行藥」。當所有僧眾

---

98 《譯註禪苑清規》，第五卷，頁180。

99 《禪林象器箋》，第二十五，飲啖門，「點茶」、「點湯」，頁676下-—677上，680上。

100 《敕攸百丈清規》，卷七，「眾寮結解特為眾湯」：「寮主副寮分案行禮，皆巡問訊，入座揖坐、燒香揖香。鳴寮內板二下，行湯遍，揖湯。...」頁1150下。

前面都有「茶藥丸」時，就叫做「藥遍」。爲什麼知道此「藥」是茶藥丸呢？「堂頭煎點」中敘述在茶、湯會之前必須先準備的物品如下：

> 齋前提舉行者準備湯餅換水燒湯，盞橐、茶盤打光洗潔，香花、坐位、茶藥、照牌、煞茶，諸事已辦，子細請客。……齋罷，侍者先上方丈，照管香爐位次。如湯餅裒、盞橐辦，行者齊布茶訖，香臺只安香爐、香合，藥榛、茶盞各安一處……次藥遍，請喫藥。[101]

其中就有「茶藥」，下面的小註稱「藥榛、茶盞」各安一處，此處的「藥榛」當係指置藥丸的容器。即使不是四節的茶、湯會中，也有茶藥，如住持請僧眾的場合，堂頭侍者也要令行者「安排坐位、香火、茶藥訖」，然後再請客人就坐。[102]另外，在〈法眷及入室弟子特爲堂頭煎點〉，在早齋之後要到方丈處爲住持人點茶，在早齋後，要先到方丈室「照管香火、茶藥、盞橐、湯餅，慮或失事。」[103]

這種茶藥是一種丸狀的藥，因爲在〈赴茶湯〉一節中教僧人吃茶藥的時候，不得「張口擲入」，也不可以「咬令作聲」：

> 當頭特為之人，專看主人顧揖，然後揖上、下間喫茶。不得吹茶，不得掉盞。不得呼呻作聲，取放盞橐，不得敲磕。如先放盞者，盤後安之，以次挨排，不得錯亂。右手請茶藥擎之，候行遍，相揖罷方吃。不得張口擲入，亦不得咬令作聲。[104]

可知在茶、湯會中，喫茶、湯之後，必有「茶藥丸」。北宋來華的日本僧人成尋（1011—1081）的《參天台五臺山記》中記載，他在熙寧五年（1072）十月廿九日住在汴京（今開封市）太平興國寺傳法院時，當寺的廣智大師請他喫茶藥丸：

> （延久四年一０月廿九日），至曉向廣智大師房，有茶藥二丸。[105]

可知茶藥確是一種丸藥。《譯註禪苑清規》註解此「藥」爲菓子，[106]茶、湯會中供應菓子和點心，是宋代以後的事，在《咸淳清規》中，請喫點心有特殊的場合。[107]另如：Yifa將它譯爲點心（confections），這兩種解釋都是不正確的。[108]

---

[101] 《譯註禪苑清規》，第五卷，「堂頭煎點」，頁177-179。

[102] 同前書，第五卷，「堂頭煎點」，頁183。

[103] 同前書，第六卷，「法眷及入室弟子特為堂頭煎點」，頁200。

[104] 同前書，第一卷，「赴茶湯」，頁61。

[105]平林文雄，《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78），，卷四，頁140。

[106] 《譯註禪苑清規》，頁63、186。

[107] 宋代禪寺六月坐夏期間，方丈「叫喚眾人點心一次」。（《叢林校訂清規總要》卷下，十九〈月分須知〉，頁1220下。）

[108]Yifa, p130,pp 183-184, p.265.

到底「茶藥丸」指的是什麼樣的藥丸？在以上的資料中都未說明，它很可能和湯藥一樣，是根據季節變換而有不同的內容，因它常和茶一起服用的，故稱做「茶藥丸」。宋．鄭谷〈宗人惠四藥〉詩云：「宗人忽惠西山藥，四味清新香助茶。爽得心神便騎鶴，何須燒得白朱砂。」[109]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它服用的情形。此外，《千金翼方》中的一段話，也可爲此「茶藥丸」提供一些線索：

> 人非金石，況犯寒熱霧露，既不調理，必生疾癘。常宜服藥，辟外氣、和藏府也。平居服五補七宣丸、鍾乳丸，量其性冷熱虛實，自求好方常服。其紅雪三黃丸、青木香丸、理中丸、神明膏、陳元膏，春初水解，散天行茵蔯丸散，皆宜先貯之，以防疾發。忽有卒急，不備難求。臘日合一劑烏膏、楸葉膏，以防癰瘡等。[110]

唐宋時期寺院僧人和當時世俗社會一樣，服用很多的養生食品，包括茶、湯會中的湯藥、丸藥，另外，還有乳藥和藥酒。[111]到了元代，寺院僧人似乎已經不在茶湯會中服食這種丸藥，《敕修百丈清規》中關於茶湯會的敘述，已經沒有第二次巡茶之後請喫藥的記載了。

（六）格式化的語言

整個茶會、湯會都在靜默中進行，到茶、湯會結束之前，客僧要對主人致謝，有一定的行禮規則，也有固定的謝詞，使得整套的茶、湯會「儀式化」的特性非常明顯。

茶、湯會的謝詞都有固定的格式，如在節前一日的「庫司特爲首座大眾湯」會，因此，爲了尊重住持，先收主持人的湯盞，知事或首座先謝住持人，向他行禮，並且有一定的謝詞：

> 眾知事或首座於住持人前一展云：「此日麄茶或云此日麄湯，伏蒙和尚慈悲降重，下情不任感激之至。」[112]

接著還要寒暄，觸禮三拜，再送住持人出堂。

> 又一展敘寒暄云：「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乃觸禮三拜，第三拜時，住持人更不答拜，但問訊大眾，以表珍重之禮。作禮竟，送住持人出堂。行法事人再入堂內，聖僧前上、下間問訊，收盞罷，再問訊，打鐘，出堂外。首座亦出堂外，與眾知事觸禮三拜。如首座特為書記，書記亦先出堂外，與首座觸禮三拜而散。[113]

---

109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第二十冊，卷677，頁7762。

110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台北，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第四版），卷十四，退居，服藥第三，頁161-2。

111 參見拙文〈戒律和養生之間——唐宋寺院中的丸藥、乳藥和藥酒〉，發表於：「宗教與醫療國際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年 11 月 16 日—19 日。

112 《譯註禪苑清規》，卷五，僧堂內煎點，頁187。

如果是節日當天方丈特爲首座大眾茶的情況，則由「堂頭侍者」代住持人做全套的儀式，到茶會結束之前，特爲人（首座）先向住持致謝、寒暄、行禮，再送住持人出堂。侍者在聖僧龕前向大眾問訊作禮，然後直接打鐘散會：

> 如侍者行法事，茶罷先問訊，一時收盞橐出。特為人先起於住持人前，一展云：「此者特蒙和堂煎點，下情無任感激之至。」又一展敘寒暄云：「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乃觸禮三拜，送住持人出堂外。侍者於聖僧前上、下間問訊訖，打下堂鐘。[114]

莊嚴隆重的茶、湯會在送住持人離去之後，行法事的人再回到茶會起點的聖僧龕前，向上、下間僧人問訊行禮，打了下堂鐘，就宣告結束了。

四、禪寺茶、湯禮和世俗禮儀的關連

禪寺中的茶會和湯會是禪寺中最隆重莊嚴的禮儀，即所謂的「煎點茶湯，叢林盛禮」。無著道忠早已注意茶、湯禮源自於朝廷的禮儀，他指出百官在中書省見宰相的「進茶飲漿」[115]——也就是「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的禮節。其實，茶、湯禮還有其它來自俗世社會的禮儀和制度，如唐代各級官員的會食制度、朝廷官員的「班序座位」，國子監的「座位圖」，朝廷宴會的「筵會座位」等。

（一）官府的會食禮儀

禪寺茶、湯禮可能和唐、宋官員的「會食」制度的儀節有關。從唐代初年開始，朝廷和地方官員每日處理公事，有「會食」（共同進餐）之制，會食有特定的場所「食堂」，也有既定的禮節。官員將會食的禮儀寫於版牓上，掛在食堂裡；而宋代有些禪寺也將茶、湯禮記在牓上，讓僧人不會忘記這些禮儀，由此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相似性。

朝官和各級地方官員各在其所屬的單位共同進食，如中書省官員在中書省會食，在州縣則在各官署的「食堂」會食。在官員會食時，它的禮儀——也就是所謂的「會食之儀」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關於會食之制的來源及其意義，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記〉有清楚敘述：

> 有唐太宗文皇帝克定天下，方勤於治，命庶官日出而視事，日中而退朝，既而晏歸，則宜朝食。於是朝者食之廊廡下，遂命其餘官司，洎諸郡邑，咸因材賦，而興利事，取其奇羨之積，以具庖廚，謂為本錢，雜有遺法。列曹掾史之於郡上丞諸曹郎，推本其位，又諸侯大夫之比。其有食也，於

---

113 同前書，卷五，僧堂內煎點，頁187。

114 同前書，卷五，僧堂內煎點，頁186。

115 《禪林象器箋》，十禮則門，「茶禮」條：「「禪林茶湯禮，諸清規具在，不用煩記。今錄朝廷所講，使知有所本。」頁390。

古義最為近之。凡聯事者，因於會食，遂以議政，比其同異，齊其疾徐。會斯有堂矣。則堂之作，不專在飲食，亦有政教之大端焉。[116]

各級食堂的建築、擺設也有一定的規制，如判曹食堂的規模：「縱施五筵，衡容八几，洞以二門，挾以四牕」，[117]也就是縱向、橫向分別擺了五張食桌和八張食桌。又，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劉寬夫作「邠州節度使院新建食堂記」一文，稱誦新建的邠州節度使院食堂：

……大不踰制，崇不近奢，榱桷礎闑，無不中度。翼張四簷，洞開雙扉；冬霜不到，夏日潛却。可以備盤餐之品式，可以敘主客之威儀，可以寄琴樽之笑傲，可以籌政令之得失。[118]

官員會食不僅止於解決官員的飲食問題，它另外還有其它的意義，即前引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記〉中所稱「不專在飲食，亦有政教之大端焉」，其中的一個意義是講究尊卑秩序的「禮」：

由飲食以觀禮，由禮以觀禍福；由議事以觀政，由政以觀黜陟，則書其善惡而記其事，宜在此堂。[119]

柳宗元在德宗貞元十八年（802）所撰寫的〈盩厔縣新食堂記〉一文中，對於食堂的禮儀，有以下的敘述：

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敘。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籩豆靜嘉，燔炮烹飪，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120]

從以上「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敘。」可知食堂之禮基本上是依官員品秩班位而定的，至於它的詳細內容，則包括某一職級品位從那一個門進入，站在堂內某一處所，如何行禮等。又，各級單位的會食也有其禮儀的格式。李翺〈勸河南尹復故事書〉文中，就認為河南府食堂的儀節不宜依京兆（長安）的禮例來改，而從他的論述中，也可看出其禮節的講究：

京兆府司錄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宜也。河南司錄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故舊禮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錄之欲自崇，而卑眾官，非所宜也。此事同而宜異者耳，假令司錄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舊禮，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121]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府將食堂禮儀規章以黃紙書寫，掛在食堂的北樑上，每年更新，稱為「黃卷」，以作為行禮的準則。

---

[116]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五百二十三，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記〉，頁5321。

[117] 《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三，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記〉，頁5321。

[118] 同前書，卷七百四十，劉寬夫〈邠州節度使院新建食堂記〉，頁7649下。

[119] 同前書，卷五百二十三，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記〉，頁5321。

[120] 同前書，卷五百八十，柳宗元十二〈盩厔縣新食堂記〉，頁5857下。

[121] 同前書，卷六百三十六，李翺，〈勸河南尹復故事書〉，頁6421上。

河南府版牓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黃紙，號曰「黃卷」。其一條曰：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高，然後坐。河南大府，入聖唐來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歲久，苟無甚弊，則輕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為當也。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條黃卷則如故文焉。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陵下；處下者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翺為戶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罰，因取黃卷詳之，乃相見之儀，與故事都異。[122]

而從「（李）翺爲戶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罰，因取黃卷詳之」，可知若有違犯者，恐要受到處罰。

禪林中也有將茶、湯禮貼在壁上者，清拙正澄（1274-1339)《大鑑禪師小清規》（大・2577）在「四節堂茶禮」條下云：

此牓永貼侍者寮、客殿壁上，代代侍者并眾兄弟觀之，庶幾為知禮君子。向後自當職時，現成不須問人也。師子捉象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凡禮不可輕欺，須習之。[123]

上文稱：將茶、湯禮牓書貼在侍者寮和客殿上，目的是讓僧人可以成爲「知禮君子」。僧人也常將清規和禮經相提並論，甚至認爲其中包含了三代禮樂的精華。在《叢林校訂清規總要》的序文，作者惟勉稱「吾氏之有清規，猶儒家之有禮經。」[124]不僅僧人是這樣看待清規，宋代的儒家文士也讚嘆禪寺清規得到儒家禮節的真髓，以爲其中顯示出儒家最高標準的「三代禮樂」：

（仁宗皇祐五年）司馬光嘗讀文中子，……暇日遊洛陽諸寺，廊廡寂寂。忽聲鐘伐鼓，至齋堂，見沙門端坐默默，方進七箸。光欣然謂左右曰：「不謂三代禮樂在緇衣中。」[125]

（程顥）一日過定林寺，偶見眾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坐，一起竝準清規，乃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126]

當然上述二則都是出自佛教的文獻，但有些僧人也確是以禪宗清規的禮儀自豪，如釋通容 (1593-1661)《五燈嚴統》中記載：臨濟宗的清珙禪師敘述禪寺除夕夜小參的禮儀時，認爲它是包括了「三代禮樂」：

及庵忌，師拈香曰：「沒興相逢處，西峯與建陽。不平多少事，盡在一爐香。除夜小參，北禪分歲，三代禮樂全該。[127]

---

122 同前書，卷六百三十六，李翺，〈勸河南尹復故事書〉，頁6420下。

123 《大鑑禪師小清規》，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續諸宗部》第八十一冊，臺北，新文豐,1983），頁623上。

124 《叢林校訂清規總要》，惟勉〈序〉，頁1173上。

125 《佛祖統紀》（大・2035，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九冊）卷四十五，頁 412 下。

126 《居士分燈錄》（收入：《卍續藏經》第八十六冊），卷下，程顥，頁600中。

127 《五燈嚴統》，卷二十一，臨濟宗，南嶽下二十二世，道場信禪師法嗣．嘉興府福源寺石屋清珙禪師

由此似不難看出清規和儒家禮儀的關連了。

（二）、座位照牌和「坐圖混牓」

禪宗寺院借用世俗生活中之物不止一端，如無著道忠指出：禪林兩序即仿照朝廷兩班之制，以及禪林的座位照牌也和朝廷的「坐圖混牓」相似。[128]前面提到：僧人在赴茶會或湯會，必須提早一些時候到，同時要「明記坐位照牌，免致倉遑錯亂」，這個照牌的來源應是官府所排定的官員班次坐位圖，宋代朝廷官員有「班序座位」，國子監排有「座位圖」，朝廷宴會也有「筵會座位」，這都可能是禪寺座位圖牌所取法的對象。《禪林象器箋》引《事物紀原》中的記載，認爲：「禪林照牌，似朝廷混牓。」[129]《事物紀原》卷三，「混牓」條：

> 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四年五月，晁迥等奏：引試進士，預令於貢院納案子，試前一日，貢院出牓，曉示逐人排坐位處所，則引試之有坐位牓，自此為始。今亦為之「混牓」。[130]

據《宋會要》：「混牓」指的是科舉考試中殿試結果，由貢院出牓標明及第者的名字和等第，依次唱名，由皇帝賜給等第，此牓就稱爲「混牓」。[131]《夷堅志》中有一則記載，將「混榜」敘述得更具體一些，原來這個混榜是個坐位圖的形式。宋高宗紹興四年（1134），有一個名爲絇訪的人和他的學生一起赴考，第二年送禮部，到看到「坐圖混牓」，而知自己及第中試：

> 絇紡，字公素，……屏居道州，富家翁召教其子。及紹興甲寅科詔下，紡四十五歲矣，以為必無成，不肯往，主人強之曰：「所以延君者，正欲挾小兒俱入舉場，君必行！」陰令其子自為下家狀求試，紡不得已，從之，遂與富子俱薦送。明年，繳公據納禮部，……漫啟視則所具年甲誤以為四十七，是年正四十八也，默喜以為神助，獨未曉逢州便得之語。及坐圖混牓出，紡名之左一人姓馮，右一人姓周，是歲遂登第。首尾十二年，凡三見夢方驗，曲折明白如此。[132]

---

128 《禪林象器箋》，第廿四 ，圖牌門，照牌，頁657。

129 同前書，第廿四 ，圖牌門，照牌，頁657。

130 宋．高承撰、明．李果訂，《事物紀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20冊》，卷三，頁四十八，總頁91。

131 《宋會要輯稿》，選舉三，科舉制條：「二月五日，知制誥富弼言：「國家緣隋唐之制，設進士之科，…臣欲乞自今歲以後， 只令南宮放榜，必恐恩歸有司，則請如天聖二年，令南宮考定高下，以混榜引於殿庭，依次唱名賜第，則與殿試同矣。」頁22-23。

132 宋．洪邁《夷堅志》（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夷堅甲志，卷九，絇紡三夢，頁 66 -67。

其實，禪寺中使用圖牌之處很多，不僅茶、湯會的坐位圖牌而已，《禪林象器箋》一書中還有〈圖牌門〉專章。

（三）茶、湯會中的「香爐」與朝會中的「香案」

在茶會、湯會中，行法事的人要到聖僧前的香爐前燒香，而在聖僧龕的北方是特爲人的座位，是最尊榮的位置；如果將它和朝廷朝見的禮儀相比，便可知它有一些相通之處。唐、宋時期，百官朝見皇帝時，在朝殿上有薰爐和香案，百官分別站在香案的兩邊，皇帝上殿時，也有焚香之禮，《新唐書》，卷二十三上，儀衛志上：

> 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於兩觀。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甎道以涖之．[133]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禮志，入閤儀：

> 皇帝服袍乘輦，至長春殿駐輦，樞密使以下奏謁，前導至文德殿．殿上承旨索扇，捲簾．皇帝升位，扇却，儀鸞使焚香；次文武官等拜；次司天礿唱；次閤門勘契；次閤門使承旨呼四色官喚仗，南班有辭謝者再拜先退，中書、門下班對揖，序立正衙門外屏北階上；次_____中書、門下詣香案前奏曰：___[134]

如上文可知：百官奏事時是要站在香案前，從唐代以來就是如此。[135] 不僅朝會的禮儀有香案、香爐，須要焚香，禮部貢院考試時，在貢院裡也設有香案，焚香，主考官和舉人對拜，並且有茶湯飲漿，《夢溪筆談》卷一：

>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經生，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為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為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136]

從「焚香禮進士」之句，可知焚香有禮敬之意。

五、結語

---

133 《新唐書》，卷二十三上，儀衛志上，衙，頁488。

134 點校本，《宋史》，卷一一七，禮志二十，入閤儀，頁2766。

135 點校本，《舊唐書》，卷一七六，〈楊嗣復傳〉記載他「當香案前奏曰：___」

136 宋．洪邁，《夢溪筆談校證》（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讀書劄記叢刊》第一輯第一冊，台北，世界書局，1961），校證，卷一 故事一，頁 78-79。

《禪苑清規》或其它的清規書中所提到的「茶湯」，不是指「茶水的湯」，而是指唐、宋时期社會上一般流行的茶和養生的湯藥；清規中提到的「茶藥」，不是指茶和藥物，而是指茶和湯藥，或是指茶葉和煎點湯藥的藥材，有時用以簡稱茶會和湯會中食用的藥丸「茶藥丸」。唐宋時期社會上普遍流行著養生的湯藥和藥物，這種養生文化也影響及當時寺院的生活，甚至在禪寺中的茶、湯會中，茶藥丸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個項目。

禪寺中四節（結夏、解夏、冬至和新年）主要的茶湯會包括：節前一日晚上的湯會、正節日當天及其後兩天的茶會，合稱「三日茶湯」。在舉行茶會時，有茶禮；舉行湯會時，則有湯禮，同時湯禮是比照茶禮，二者禮節儀式幾乎完全一樣，在僧堂中舉行四節的茶、湯會的禮儀，從問訊到巡堂的動線都是以聖僧龕爲中心點而展開的。在寺院生活中聖僧的地位是很值得注意的，有一個寺職就是「聖僧侍者」，而寺院行嚫時也有「聖僧錢」。由此可見，從東晉道安以來發展的聖僧信仰值得做進一步的研究。

如將《禪苑清規》中的茶禮和湯禮，和世俗社會中的禮節做一比對，則它和朝廷至州縣官署「會食」的禮儀、座位圖牓、及燒香等禮節等方面，頗有相近之處，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麼宋儒看到了寺院的茶湯禮，一再概嘆「三代禮樂，盡在於斯」的緣故。

由上觀之，禪寺的茶會、湯會係以佛教爲主體，但其中包括六朝以降的道家養生成份，也有儒家禮樂設教的成份。宗教是社會的一部分，寺院的生活也是社會生活一環；就此而言，唐、宋時期禪寺的茶禮和湯禮實可以反映佛教與世俗社會之間一種微妙的互動關係。